

超越逾越節的基督徒逾越節

從《若望福音》第六章說起

張德福¹

本文作者採取多位當代有名聖經學者的研究成果，分析指出《若望福音》第六章指向「基督徒的逾越節」。不過這逾越節不是猶太人的慶節，甚至不只是「基督徒逾越節的慶典（感恩祭）」。「慶典（感恩祭）」是基督徒逾越節的高峰，與其時時刻刻不切實際地設法停留在高峰點，不如把基督徒逾越節看成是一個漸進性的終生皈依的過程。這也是當今聖事神學學者們不斷強調的：感恩聖事不只在感恩祭上慶祝，而是整個基督徒生命性的祭獻，在彌撒之前，也在彌撒之後，耶穌不但在此岸與我們同在，而且還在彼岸等待著我們。

前 言

無論從整體的結構而論，還是從神學主題的處理而論，《若望福音》第六章都是非常迷人和吸引人的。近年來有許多聖經詮釋學學者，從文學批判及類型批判的領域中，提出了不少處理《若望福音》第六章的獨特建議。

這類學者中，有一位是 Johannes Beutler，他提議把《若望

¹ 本文作者：張德福神父，耶穌會士，義大利羅馬宗座聖經學院聖經學碩士，現任教於輔大神學院。

福音》第六章整章，視為一個獨立的文學單位，並且還認為它是在福音成形之後，才被補插在目前正典聖經所處的位置上²。藉著敘事分析（narratological analysis），也就是按時間和地點的指示，並以參與人和他們之間互動的質量，作為情節、幕景的劃分，他把本章劃分成五個同軸心部分，用來闡明這章的動態結構。在這樣分析之下，他發現：**生命之糧的言論**（若六 22~59）被置於本章的正中，夾插在**雙重神蹟的敘述**（1~15 及 16~21 節）及**兩個信仰抉擇的敘述**（60~65 及 66~71 節）之間。

在此有必要事先聲明，這種動態的同軸心結構（dynamic concentric structure）與一般的同軸心結構（concentric structure）有所不同，因為它所傳遞的主要訊息並非在於軸心，而是在於結束的部分。因此，這章所要傳達的訊息，是一個信仰上的訊息，以

² Francis Moloney 贊同這個觀點並加以補充說，《若望福音》第六章是由那被排除在猶太人禮儀慶典之外的若望團體所著作的「一篇基督徒對耶穌及猶太人逾越節有條不紊且意理連貫的反省」。參閱 F. J. MOLONEY, *The Gospel of John* (Sacra Pagina 4; Collegeville, Minnesota, 1998), pp.195~96。Paul Anderson 亦以相同的共識說：「從《若望福音》第六章的文體、上下文，及神學的一致性來看，它的確可以被視為在後來才加到初期版本的《若望福音》中的一個基本整體。」參閱 P. N. Anderson, "The Sitz im Leben of the Johannine Bread of Life Discourse and Its Evolving Context", *Critical Readings of John 6* (ed. R. A. Culpepper;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22; Leiden: New York-Köln, 1997), p.8。Johan Konings 也引證 C. Dekker 早在 1966 年就已經把《若望福音》第六章整章視為一個插補，或添寫的文章。詳細的討論請參閱 J. Konings, "Jesus, Philip and Andrew in John 6, 5~9", *John and the Synoptics* (ed. A. Denaux; BETL 101; Leuven, 1992), pp.523~524。

堅決的信德抉擇來果斷地承認耶穌是天主的聖者³。

本篇短文建基於這透徹的結構分析之上，試圖以逾越節的神學題材，探討《若望福音》第六章在這種動態結構背後的內在動機；因為逾越節是圍繞《若望福音》第六章整章的劇情背景。本文的研究方法將繼續依據敘事分析，但它的著重點在於文本結構中所包含的意義之發展過程。

在開始之前，有必要事先詢問若干迫切的問題。為什麼這一次慶祝逾越節的地點是在加里肋亞，而不是耶路撒冷呢⁴？為什麼它的慶祝方式不是以殺牲獻祭、並吃逾越節羔羊，而是以**生命之糧的言論**（「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來取代呢？由此可見，「逾越節」在這裡必然隱含著比傳統的「逾越節，即猶太人的慶節」更深一層的意義，不是嗎？這隱含潛在的意義，到底在何種程度上超越了傳統猶太人的逾越節呢？

一、「逾越節，即猶太人的慶節」

《若望福音》第六章的第一個場景，是在加里肋亞山上。若望聖史在給予了我們足以開始一幕新佈景的必要因素之後，似乎輕描淡寫地加上了一句旁白，提到猶太人一年一度的逾越慶節：「逾越節，即猶太人的慶節，已臨近了」（若六4）⁵。

³ 參閱 J. Beutler, "The Structure of John 6", *Critical Readings of John 6*, p.115~127。

⁴ 請注意：《若望福音》提及的另兩個逾越節（若二 13；十一 55），都是在耶路撒冷慶祝的。

⁵ 猶太人每年一度的逾越慶節，是在猶太曆的正月 14 日（Nisan，即陽曆三、四月間的春天）的傍晚慶祝。因此在第 10 節，若望聖史更另外加上一句旁白說在那地方有許多青草。

這看起來的確只是一句旁白，因為除此之外，並沒有任何對猶太人逾越慶節的解釋；但也正因為如此，這旁白懸跨整個《若望福音》第六章。然而我們必須特別注意一個極重要的副詞。這還不是逾越節，這只是「臨近」(ἐγγύς) 逾越節而已。這重要的副詞，警示我們耶穌即將立刻施行的「增餅奇蹟」，並非是實際的逾越節慶宴，而是慶節之前發生的某一特殊事件。那麼實際的逾越節慶宴，會在甚麼時候、以怎樣的形式舉

Ernst Haenchen 評論 J. Wellhausen 的觀察說，這第 4 節是一個任意介入於敘述中的年代史里程碑 (milestones of chronology)，但他同意 E. Hirsch 的看法，認為這是標示那在敘述文中所欠缺的主的晚餐。參閱 E. Haenchen, *John 1. A 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of John Chapters 1-6* (trans. R. W. Funk; ed. R. W. Funk & U. Busse; Hermeneia: Philadelphia, 1984), pp.270~71。這第 4 節只是一個輕描淡寫或任意加上的一句旁白嗎？絕對不是！是一個年代史的里程碑嗎？是的，而且帶著神學的意圖。

若我們在這裡列出在內文之外所有的旁白，我們將會看到聖史如何操縱讀者走進他的意圖之中；因為聖史並非在此敘述故事，而是直接地以額外的資訊與讀者談話。這些旁白也將顯示聖史的個性特徵和他的神學觀點：他的確喜歡製造一種讀者知道某些重要的事物，而劇中的一些參與人卻懵懂不知的境況。

第 4 節：「那時，猶太人的慶節，即逾越節，已臨近了。」

第 6 節：「祂說這話，是為試探斐理伯；祂自己原知道要作什麼。」

第 10 節乙：「在那地方有許多青草。」

第 59 節：「這些話是耶穌在葛法翁會堂教訓人時說的。」

第 61 節甲：「耶穌自知祂的門徒對這話竊竊私議。」

第 64 節乙：「原來，耶穌從起頭就知道那些人不信，和誰要出賣祂。」

第 71 節：「祂是指依斯加略人西滿的兒子猶達斯說的；因為就是這人，十二人中的一個，將要出賣耶穌。」

耶穌被刻畫為一位全權主宰情況的師父；他絕不會因為人們的反應而動搖。耶穌是真正值得我們尊崇和全程跟隨的師父。

行呢？或者它是否會舉行呢？

我們已採取了我們的立場，說《若望福音》第六章是一個獨立且連貫的文學單位；即使《若望福音》第六章不能自立自足，實際的逾越節也不可能延遲到第七章才舉行，因為那時將是六個月以後的帳棚節：「那時，猶太人的慶節，帳棚節近了」（若七2）⁶。因此，若是在這個文章脈絡中，的確舉行了一次逾越節慶宴的話，它必須是在第六章的時間範圍之內舉行。我們所該做的，就是要找出慶祝這次特殊逾越節的時間、舉行方式，以及它的意義。

在 Beutler 所辨認的五個同軸心部分中，中央部分**生命之糧的言論**（22~59 節）的顯著性，已然由文體的結構本身凸顯出來，雖然它完整的意義必須等到結論時才會顯露出來，因此它應該是最可能敘述慶祝逾越節宴餐的所在。因為前面的**雙重神蹟的敘述**（1~15 及 16~21 節）都發生在逾越節之前，而後面兩個**信仰抉擇的敘述**（60~65 及 66~71 節）欲引證這中央部分。例如：在 60

⁶ 這是猶太人最普及的朝聖慶節。每年一度在猶太曆的 7 月 15 日（Tishri，即陽曆 9、10 月間）舉行。因此它與若 6 4 的逾越節相差了六個月。《若望福音》第七章的佈局與第六章有異曲同工之處。無獨有偶的若望聖史，再次用了「臨近」（εγγύς）這個副詞。《若望福音》中的耶穌常喜歡在猶太人重大的慶節「臨近」之際，做出一些重大驚人的事件；這裡也不例外。耶穌也會再次在此時，做出某些特殊的事情。所謂「臨近」並非是到了的意思，而是指離慶日尚有几天的意思。聖史還在另外兩處用上「臨近」這個副詞。一處是若 2 13，在那次猶太人逾越節臨近的時候，耶穌上了耶路撒冷並在那裡潔淨聖殿。另一處是在若 11 55，在這次猶太人逾越節臨近的時候，耶穌來到伯達尼參加晚宴。這裡有明顯的註明「臨近」，這個副詞的意思是「逾越節的前六天」（若 12 1）。

節有一個連接詞「因此」(οὖν)，「因此祂的門徒中有許多聽了……」⁷；在 63 節耶穌使用完成式時態的語氣：「……我給你們所講論了的話……」⁸；在 66 節有清楚的時間間隔：「……在這事以後……」⁹。此外，在 59 節我們有若望聖史的旁白標示，指出生命之糧的言論已然結束，因此亦是逾越節慶祝的敘述結束了：「這些話是祂在葛法翁會堂施教的時候說的」。

這裏提及耶穌在葛法翁會堂施教，這似乎是把整個逾越節的慶祝改換到「適當的」地點舉行；它不再是在聖殿裏，也不再是《若望福音》中耶穌通常施教的耶路撒冷城¹⁰。這地點的改換，顯示這個逾越節的獨特性，同時也洩露了慶祝這逾越節的團體的特殊身分。假如我們對照若二 19~21 及四 21~23 的提示，若望聖史在這些章節中對聖殿和耶路撒冷都非難凜凜，我們即可看出這改換後的地點，與耶路撒冷城以及其聖殿在地理位置上的距離，是刻意安排的，絕非純粹是偶然的巧合。

二、「猶太人的逾越節」的涵義

《若望福音》中，共出現了三個逾越節。這三個逾越節全都被稱為「猶太人的逾越節」¹¹，然而另三部對觀福音都只稱

⁷ 思高聖經爲了中文語氣的順暢，省略了「因此」這個希臘文的連接詞。

⁸ 思高聖經雖然沒有明顯地把完成式時態語氣「我給你們所講論了的話」譯出，只譯爲「我給你們所講論的話」，但從中文語氣上看，仍然可以體會出這是完成式的時態。

⁹ 思高聖經譯作「從此……」。

¹⁰ 參閱若七 14、28；八 2、20 耶穌都在耶路撒冷的聖殿施教；而十八 2 則總結耶穌在會堂和聖殿施教的活動。

¹¹ 參閱若二 13；六 4；十一 55。

它為「逾越節」¹²。《若望福音》特別指稱「猶太人的逾越節」，應該會引起我們特別的注意，因為這個說法本身就暗示：在若望聖史心中，隱含地還有一個「不是猶太人的逾越節」的另一「逾越節」存在著。如果我們簡要地分析猶太人的逾越節的理念基礎，《若望福音》中這個隱含在若望心中的「逾越節」的意義，或許就會自然而然地顯露出來了。

猶太人的「逾越節」（Pesach），是猶太人非常根深蒂固的傳統。我們可以從語源學的角度，或者從聖經提供給我們的資料來研討這個專門術語。聖經中可尋獲的資料，對我們所願追尋的目標是較為切題的。隨著 Victor Hamilton 的觀點，在聖經舊約中關於逾越節的資料，基本上可以扼要地編排在三個標題之下¹³：

1. 逾越節的歷史背景：出十二；
2. 解說在逾越節應該遵守的規則的文本：戶廿八 16~25；肋廿三 5~8；申十六 1~8；
3. 敘述某個特殊逾越節的慶祝的歷史文本：戶九 1~14；蘇五 10~12（在基耳加耳）；編下卅 1~27（由希則克雅舉辦）；列下廿三 21~23；編下卅五 1~19（由約史雅舉辦）；厄上六 19~22。

這三組舊約聖經章節，相等於逾越節的三個歷史階段：

1. 雅威挽救以色列子民穿越紅海，橫越沙漠，抵達許諾之地的歷史行動；

¹² 參閱瑪廿六 2；谷十四 1；路二 41；廿二 1。

¹³ V. P. Hamilton, "Pesah", *Theological Wordbook of the Old Testament*, vol. 2 (ed. R. L. Harris; Chicago, 1980), p. 728.

2. 感謝雅威的救援行動的慶祝；
3. 每年一度儀式性的逾越節；這慶典由希則克雅（主前 715~687 年）的時期起，開始集中在耶路撒冷，被荒廢疏忽了一段時期後，再由約史雅（主前 640~609 年）復興。

就如以上經文的規定，猶太人逾越節的慶祝主要的有兩個部分：

1. 殺牲獻祭，吃逾越節羔羊、無酵餅及苦菜（出十二 8）；
2. 和隨之而來的「哈加達」（haggadah），即重述出離埃及的故事（出十二 26~27）。

整個慶典，其實是一個集體紀念天主救援以色列子民的儀式，起初只是紀念天主由埃及人的手中救援了他們，在流放巴比倫之後，它也含括從亞述人手中救援了他們（參閱編下冊 6）。

逾越節確實是一個紀念儀式，但它的重點主要是指出天主富饒的仁慈和保護。當逾越節法令第一次由梅瑟公佈在《出谷紀》第十二章時，它確切的原因就已經有明確的記錄：「因為上主……要越過門口，不容毀滅者進你們的房屋……」（23 節）。在這個別的上下文中，逾越節的意義不僅是上主要越過門口，更加是上主要衛護以色列子民免受毀滅力量的侵害¹⁴。逾越節應該成爲一個永久法令，也正是出於這個原因（24~27 節）。在編下冊 9 乙，希則克雅重申同樣理由說：「因為上主你們的天主是慈悲和仁愛的，祂絕不會轉面不顧你們。」逾越節裏，上主仁慈與衛護的面目在基督徒聖經格前十 10，尤其是希十一 28 中，更加脫穎而出。

¹⁴ 亦參閱：同上，p.729。

三、隱含在若望聖史心中的「逾越節」

C. K. Barrett 曾有著名的斷言說：「若望是猶太、也是反猶太分子」¹⁵。他觀察到基督宗教和猶太教之間持續著一種互相吸引與排斥的聯繫，並發現在《若望福音》中，同時有著許多猶太特徵，也有著經常誣蔑猶太人的反猶太特徵。他稱這動盪不安的時期為「若望時期」。

他繼續進一步地解釋說：《若望福音》中的這種傾向，是來自若望聖史對基督宗教辯證性真理的理解，其反映在《若望福音》中的，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成果，而不只是在寫作過程中偶然的表達¹⁶。在更加仔細地閱讀《若望福音》之下，我們會發現這些反猶太的特徵，比那些維護猶太的特徵，更是有意而經過深思熟慮的表達，因為那些猶太的特徵，是若望自己本身的教育中所固有的。

所謂「若望時期」，就是《若望福音》成書的時期。Barrett 把這段時期設定在第一世紀末左右¹⁷，但我們至少還需把這段時期的處境，再延伸一至兩個世紀。不管學者們對《若望福音》成書的地點或背景持有怎樣的理論，它必定對作為若望團體的基地、位處小亞細亞地域的厄弗所城，有著巨大的影響力¹⁸。

¹⁵ C. K. Barrett, *The Gospel of John and Judaism* (trans. D. M. Smith; Philadelphia, 1975), p.71.

¹⁶ 參閱同上，pp.69~72。

¹⁷ 參閱同上，p.40。

¹⁸ 這是聖經詮釋學者們一般上毫無爭議的基本立場；參閱例如 G. R. Beasley-Murray, *John* (WBC 36 2nd Edition; Nashville, 1999) lxxv~lxxxI，或者 R. E. Brow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I~XII.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Notes* (The Anchor Bible 29; New

有一部成書於第二世紀末的巨著，在 1940 年被發掘出來，是梅利通（Melito of Sardis）的作品《論逾越奧蹟》（*Peri Pascha*），這部巨著常被稱為若望團體的初期基督宗教的「哈加達」。藉著它，我們對「若望時期」的神學觀點、禮儀型式，及講道的活動，有了更多的認識¹⁹。

梅利通的《論逾越奧蹟》是一部有關禮儀的作品，其重點在於紀念基督在痛苦之中的勝利。然而它的內容，卻透露了基督徒在那個時期對猶太人的情緒。Stewart-Sykes 在介紹梅利通的《論逾越奧蹟》時，給我們概述了它修辭上的起承轉合如下²⁰：

起：我們已經閱讀了聖經，並且在逾越節的慶祝中，我們意識到它怎樣逐漸的實踐。

承：埃及人的長子恐怖地死了，而以色列卻獲得了解放。以色列的解放是基督徒透過紀念基督死亡的體驗。

轉：當我們憶起人類需求救恩的歷史時，這一切都是亞當違背了天主恩惠的結果。

合：然而默西亞來了，並且來到我們中間。基督被以色列謀殺，這是他們重新顯示的屠殺羔羊行動，因此天主勝利了。我們在〔逾越奧蹟〕的慶祝中，就是宣佈這實際的事實。

反猶太人的情緒清楚地展現在梅利通的《論逾越奧蹟》中，它指責猶太人不懂得知恩報愛，他們不僅拒絕聽從耶穌基督，

York-London-Toronto, 1966), pp.CIII~CIV。

¹⁹ 參閱 Melito of Sardis, *Sermon "On the Passover"*. *A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by Richard C. White (Lexington, Kentucky, 1976).

²⁰ Melito of Sardis, *On Pascha. With the Fragments of Melito and Other Material Related to the Quartodecimans*. Translated, Introduced and Annotated by Alistair Stewart-Sykes (New York, 2001), pp.21~22.

反而迫害和殺害祂²¹。梅利通對猶太教有這樣一種情緒，都要歸結於他處身在若望的傳統之內。就如 Stewart-Sykes 所說²²：

「並非是梅利通，而是若望自己首先指控猶太人殺害天主的罪狀……基本上它反映出非正統的猶太教（即若望團體的基督宗教）與後來成為主流的猶太教的代表之間的爭執。」

以這些若望的傾向和若望的神學看來，在《若望福音》第六章中提及的「猶太人的逾越節」，實在是基督徒的成分多過猶太人的成分。《若望福音》喜愛引用二元論和雙關語來表達它的訊息，它提及猶太人的用意只是為了以對比的言辭更凸顯「隱含的逾越節」²³。另一個提示說明這「隱含的逾越節」，

²¹ 參閱：同上，72~99 章。

²² Stewart-Sykes, p.26~27。在 2000 年 1 月，知名的聖經學者們在比利時的魯汶召開有關於《若望福音》中反猶太教的問題的特別國際討論會上，呈交了廿四篇論文。這些論文都收集在 *Anti-Judaism and the Fourth Gospel. Papers of the Leuven Colloquium, 2000* (ed. R. Bieringer – D. Pollefeyt – F. Vandecasteele-Vanneuille; Jewish and Christian Heritage 1; Assen, The Netherlands, 2001)。雖然大部分的文稿都主張一種比較柔化及不刺耳的言詞，以緩和反猶太主義情緒的重力，而把問題歸因於歷史和社會政治的情況上，但反猶太的情緒不容置疑的，是確實存在於《若望福音》中，並且在所謂的「若望時期」內特別的高漲。這一段特殊的時期必須在耶穌身上被承認和被超越，而不僅是辯護性地加以操縱耍弄。

²³ Robert Kysar 在 *Anchor Bible Dictionary* 裡列出《若望福音》中二元性的特點並加以說明：「在這福音二元性的標誌中，可以找到另一種類的圖像。它們是各種不同的手法，說明信仰生活與不信之間的對比。這些標誌可以充分地在这福音的序言中尋獲（例如在若一 5 的光與黑暗，但參閱若一 4、10-12）。另一個二元性的標誌，是『上與下』（例如若八 23）。人們經常辯論這些二元論的宗教背景，

實際上是指「**基督徒的逾越節**」，即是它並沒有提及被宰殺的逾越節羔羊，這是在慶祝「**猶太人的逾越節**」時不可或缺的要素²⁴，取而代之的卻是**生命之糧的言論**。

在基督徒眼中看來，耶穌在若六 51~58 所說的言論，顯然是在影射**主的晚餐**。的確，耶穌在第 11 節拿起餅和祝謝的舉動，早已把基督徒讀者的注意力導向感恩祭中的擘餅儀式了。

四、若六所指向的「**基督徒的逾越節**」

本文稍早時提及**生命之糧的言論**（22~59 節），由於它處在

但它的文學意義似乎非常的清楚：使讀者意識到他必須在這二元的兩個極端之間，做出一個抉擇，他或是接受或是拒絕天主的啓示，絕對沒有中庸的選擇。」參閱 R. Kysar, "The Gospel of John", *The Anchor Bible Dictionary*, vol. 3 (ed. D. N. Freedman; New York-London-Toronto, 1992), p.917。

²⁴ Bertil Gärtner 詳查約瑟夫斯 (Josephus Flavius) 的著作及猶太人逾越節祭典 (*Pesahim*) 後，發現在散居的猶太人地區和在耶路撒冷之外的巴勒斯坦區域慶祝沒有羔羊的逾越節，他稱之為「無羔羊的逾越節餐宴」，是可能的。他因此結論說：「在耶路撒冷之外，可以慶祝一個沒有羔羊的逾越節，給予在主曆 70 年聖殿遭毀滅以後散居各地的猶太人，保存和普遍慶祝逾越節構成了一個重要的條件。這絕不是逐漸被採納的習俗，它似乎早已經在散居各地的猶太人之間和郊區地帶，存在著如此無羔羊的逾越節，並為主曆 70 年以後的慶典提供先例。」更為完整的討論請參閱 B. Gärtner, *John 6 and the Jewish Passover* (Coniectanea Neotestamentica 017; Lund-Copenhagen, 1959). p.5f 46~51。然而，即使 Gärtner 是正確的，無羔羊的逾越節依然是 ... 離了猶太逾越節所規定的準則。若望聖史刻意的選擇，偏離了規定準則的一個無羔羊的逾越節，即說明了《若望福音》第六章中所記載的逾越節並不是一個真正的猶太人逾越節。

文體結構的中央位置，應該是敘述慶祝逾越節宴餐最可能的所在。在我們的研討過程中，我們也發現這裡所關心的逾越節宴餐，是基督徒的逾越節宴餐，而非猶太人的。

然而，《若望福音》第六章就其本身而言，並沒有說到實際的基督徒逾越節慶典（即感恩祭）²⁵。我們所有的，只是一種以「哈加達」的形式對基督徒逾越節的意義的神學解釋，即使它的解釋是動態性的。姑且不理會它反猶太的口氣，以及它將人群類分為不同的組別，它是一個根深蒂固於基督徒傳統中，為所有的人，包括猶太人在內的神學反省。它同時是一個對耶穌基督信德的召喚，也是對耶穌基督的信仰詮釋。

Beutler 坦然地承認，我們很難確定生命之糧言論準確的起點。他引證一些學者的觀點，認為 22~25 節是從步行海面的奇蹟（16~21 節）到真實言論的過渡部分，因此這真實言論的部分，不應該在 26 節之前開始²⁶。或許我們的確應該真正地把 22~25 節視為一個過渡的部分，但它的過渡功能不應只是作為 26~59 節的「引言」，它更應該被視為是 16~21 節的「結論」。倘若我們把 22~25 節當成是 16~21 節的結論，那麼 16~25 節整個段

²⁵ 透過對生命之糧言論中兩個希臘文動詞 *εσθίω* 和 *τρῶγω* 的解構分析（deconstructive analysis），Patrick Counet 也演繹出感恩祭的缺乏說：「使用 *τρῶγω* 這有可塑性的概念說明咀嚼耶穌的肉是一次性的舉止，不能將它等同於一個紀念性的行動。這並非是一個暗喻或象徵，『這餅是我的身體』，而是關於一個嚴格的食人肉的行爲：『誰若吃我』。」詳述請參閱 P. C. Counet, *John, A Postmodern Gospel. Introduction to Deconstructive Exegesis Applied to the Fourth Gospel*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44; Leiden–Boston–Köln, 2000), pp.206~208。

²⁶ 參閱 Beutler, 120, pp.122~23。

落將會變得非常的有趣，因為每一個人都在匆忙地行動和渡過加里肋亞海²⁷。整體段落不但將由相同的佈景，結構也將由同一的渡海行動，連繫在一起。

若我們接納 16~25 節為一個相互聯繫的段落，整個渡海的事件則包含兩個階段和兩個不同的時段：一個發生在黃昏，涉及門徒們，並且耶穌隨後神奇地加入他們的行列（16~21 節）；另一個則在次日發生，只涉及群眾而已（22~24 節）。這渡海事件本身就是一個意義重大的事件。它標記著從一個層次的事實，躍遷到另一個層次的事實，而它整個的過程則是在一個弔詭中發展出來。雖然在第一層次的事實中，有著顯明的神蹟，但它所處理的仍然只是普通的麵餅（即可損壞的食糧，27 節，回溯到 11 節）；雖然在第二個層次中沒有顯著的神蹟，但它卻為我們啓示了真正的生命之糧（「我就是生命的食糧」，35 節）。

第二個層次的事實在信德的實踐中，在接受耶穌為天主的聖者中，達到顛峰。雖然這信德的實踐本身已經是耶穌自由的揀選（70 節），而不是純粹由人的意志和努力的結果，但耶穌仍然在渡海的事件中，準備了門徒們的信德²⁸。也就是說，是耶穌親自陪伴及協助門徒們，從第一層次的事實越過到第二層次的事實，並使他們有能力做出信德的抉擇。這種稍微有著協助意謂的陪伴，很獨特地在 19~21 節中，也就是在過渡的行動之

²⁷ Ernst Haenchen 在他的《若望福音》注釋中，也把 16~25 節作為一個單獨的段落，雖然他所關注的主要是聖經源流的問題，而非敘事分析的問題。參閱 Haenchen, *John 1*, pp.278~283。

²⁸ 或許只是十二位宗徒，因為在 17 節中他們只乘坐一艘船（πλοῖον）而不是幾艘船（πλοῖα）渡海，也只有他們在 67~69 節中仍舊與耶穌同在；而其他的門徒卻都已相繼地退去，不再同祂往來（66 節）。

中，表達出來²⁹。

《若望福音》第六章獨特的渡海事件的敘述，必然鑲嵌著一個神學意圖，因為所有事件的元素在此越渡的行動中都工整、而累進地相互編織在一起。雖然這越渡本身並不是神學的焦點，但它卻是打開在《若望福音》第六章中神學意圖的鑰匙。我們現在就探查這個神學意圖並審查這越渡的涵義。分析《若望福音》第六章上下文中的越渡敘述和逾越節神學概念之間的密切關係或許會前進的把我們導向第三個層次的事實，即是那以耶穌、天主的聖者為中心和焦點的基督徒逾越節。

渡過加里肋亞海的事件深具穿越紅海的聯想；在《若望福音》第六章的神學意圖中，可視之為基督徒洗禮的超越體驗³⁰。

²⁹ 在他的博士論文中，John Heil 在比較其它對觀福音記載耶穌步行海面的事件時，亦指出若望的特殊點：「與其使用某種語態的 ἔρχομαι 動詞，若望選擇片語 ἐγγύς...γινόμενον (來接近) 來表達耶穌去到門徒們那裡.....在若望的記載中，耶穌並沒有上船，也沒有提到風停了。相反的，門徒們突然間和神奇性地就被救到岸上了。小船神奇地突然著陸上岸，是若望獨特的故事，在新約其它顯聖的記載中，是找不到對比的。」他更進一步的補充說：「若望的記載對於表達神步行海面的救恩取向，與瑪竇和路加的版本有別。在若望的記載中，援救不是藉著平息風浪而來（參閱瑪十四 32；谷六 51），而是藉著小船神奇地突然著陸上岸（6 節，21 節乙）。」參閱 J. P. Heil, *Jesus Walking on the Sea. Meaning and Gospel Functions of Matt 14:22-33, Mark 6:45-52 and John 6:15b-21* (Analecta Biblica 87; Rome, 1981) pp.16-17, 83。另一方面，Beasley Murray 把耶穌在門徒們的急難中接近他們的事件，看成是「第二次的出離埃及」。參閱 Beasley-Murray, p.89。

³⁰ 這裡將洗禮的概念牽連到《出谷紀》穿越紅海的事件，並非是毫無根據的臆度，因為保祿自己在格前十 1~4 早已引用了 βαπτίζω（受洗）這個動詞證明了這觀點：「我們的祖先都曾在雲柱下，

經過洗禮的體驗之後，基督徒不再只在本性的層面上生活，因此他們所需要的，也不僅是本性的食糧而已，他們也需要超性的食糧。耶穌將賜給他們這超性的食糧，但祂要求他們對祂表達他們的信德。

我們較早時已看到有兩組人越渡過海：第一組有耶穌主動的陪伴（16~21 節）；另一組卻靠他們自己的努力（22~25 節）。這或許在暗示我們有兩種類型的洗禮：若翰洗者的洗禮（參閱若三 23；宗十三 24；十九 1~6），以及耶穌的洗禮或者是因耶穌名的洗禮（參閱若三 22；四 1~2；宗十 47~48）。在故事更進一步的發展中，我們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只有那些接受耶穌的洗禮的人（也就是有耶穌主動的去陪伴的人），才會有信德去宣告耶穌是天主的聖者，並且有能力去領受天上的食糧。

信德的確是天主白白的恩賜，就如耶穌自己所說的：「除非是那派遣我的父吸引他，不然絕對沒有一個人有能力到我這裏來」（若六 44）。儘管一個人盡其所能努力地尋找祂，接受耶穌的能力並非純粹在於人的決心³¹。

五、神學結論

雖然基督徒的逾越節根源於以色列人的逾越節，但它卻有

都曾越過海，都曾在雲中和海中受洗（εβαπτίσθησαν）歸於梅瑟，都曾吃過同樣的神糧，都曾飲過同樣的神飲；原來他們所飲的，是來自伴隨他們的神磐石；那磐石是基督。」保祿也說明他藉著受洗的概念所描述的《出谷紀》的事件，可以作為我們了解基督和基督徒的表樣，「這些事都是我們的表樣」（格前+6）。

³¹ 參閱 24、66 節，雖然人們盡他們的力量到葛法翁去尋找耶穌，但他們最終仍然遺棄了祂。

一些根本上的區別。雖然它們都以天主的美好和仁慈，也以天主的預選為先決條件，但基督徒的逾越節不僅涉及天主過去的救恩行動，它更是居留在天主完全和不斷的救恩計畫之中。這完全和延續不斷的救恩計畫，在耶穌基督身上達到了圓滿的高峰。

不少探討新約逾越節的文章，都完全專注於「逾越慶節」本身，或者是那直接指向基督的「逾越節羔羊」（格前五 7）的逾越節晚餐。當他們面對《若望福音》第六章時，這種靜態的處理手法，忽略了動態影射逾越節的第一個歷史階段，而只停留在每年一度固定的、儀式性的猶太逾越節。若我們整體性地來察看《若望福音》第六章，我們不能不發現一種前進的基督徒逾越節命題，而它在第 4 節中提到的猶太逾越節宴餐，只是作為調適佈景的設施而已。

根據上述動態性分析《若望福音》第六章，我們可以認定整體的《若望福音》第六章為基督徒逾越節的敘述；這逾越節以耶穌持續的臨在為中心。其實，若我們只把感恩祭視為基督徒的逾越節，這實在是太狹隘和太靜態的看法；因為感恩祭是基督徒逾越節的高峰。與其時時刻刻不切實際地設法停留在高峰點，不如把基督徒逾越節看成是一個漸進性的終生皈依的過程。感恩祭的高峰點，一方面是為了引發和拓展我們的視野，另一方面是為了在我們的旅途上，支持和鼓勵我們；因為我們深知並完全地相信，耶穌不但在此岸與我們同在，而且還在彼岸等待著我們。這就是信德和希望的具體概念，並且這也精確地總結了基督徒逾越節的整體意義。